



火辣小龙虾

方华



月升星朗，夜色阑珊，三两朋友相约，坐在街边或是巷口的大排档上，一盘红彤彤的小龙虾，一扎清爽的啤酒，谈天说地，家长里短，不亦乐乎。

小龙虾一般都是麻辣口味，摊主加入各种香料、调料烧制而成。几只龙虾入口，往往是满头大汗，食者却仍虾不离手，大快朵颐。待盘尽酒干，吮指留香。此时感觉晚风徐起，真是浑身通泰。

啖龙虾，已成多地时尚。而夏日，正是龙虾肥硕之时。这时节，若邀一两知己，出城廓，去乡下，寻一瓜藤攀缠、绿荫清凉的农家酒肆，一大盘肥美的龙虾，几小碟清爽的小炒或凉拌，一手持螯，一手把盅，观山野风情，话人间桑麻，真是绝美享受。

此时啖龙虾，最宜佐白酒。酒酣耳热之时，席间若有一两文朋诗友吟诵咏唱，实乃人生诗意。

在我童年时，我的家乡即有龙虾。那

时，根本就没人吃它，更别说拿它当美食。偶见沟边田间有爬动，往往被乡人一锹拍死。因为小龙虾的打洞能力特别强，有的洞穴能有一米多深，会毁了堤埂。

也有人顺手捡回几只，让家中的孩子用纳鞋底的棉线拴着，当玩物。

记得一个夏日的暴雨过后，和小朋小友在田间玩耍，见田埂上爬上许多龙虾，便脱下小褂，快活地捡了十几只回家。放在澡盆中，一会儿挑逗它们互相之间打架，一会儿用线拴起，拖着在地上爬行。等玩腻了，忽然想起同样有两只大鳌夹的螃蟹可以吃，这虾也应该可以吃。于是，跟在外婆身后哼唧，要吃这龙虾。

拗不过我的吵嚷纠缠，外婆只得将十几只龙虾清洗干净，像曾经给我炸小石蟹吃一般，裹上薄薄的用盐水和成的面糊，一只一只下到油锅里煎炸。炸好的龙虾，壳酥肉嫩，香鲜满口，非常好吃。特别是那两只大

鳌夹，酥酥脆脆的，嚼在嘴中，真正香过外婆爱吃的油炸麻花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小龙虾已成餐桌上的大众美食。只是，从未吃到过外婆那样做法的油炸龙虾。偶有念头，想着要是开个小吃坊，做个“外婆牌”油炸龙虾，怕是生意不错呢。

小龙虾有烧制与炸制之分，其炸制与我记忆中的“外婆牌”大不相同。只是将洗好的龙虾余入油中，炸至红色捞出。随后另锅放入适量的菜籽油烧热，放入蒜瓣、生姜、葱、川椒、辣椒粉、胡椒粉等爆炒至见红油，再加入高汤和调料烧煮。

烹制成的小龙虾大都辣味很重，常见不善辣味的人辣得噘嘴直嘘嘘。而吃货们说，

吃小龙虾，要的就是那份鲜辣，不辣就不够味儿。

炎炎夏日，一盘小龙虾，两三盅老酒，聚三朋四友，嚼虾吮指间，真惬意享受，快慰人生也。



新世界时报首发连载武侠小说



第十章 蛟龍入海

接上期

戚祥驾着小舟冲向孙阙海，而孙阙海的小艇也已经接近戴正宏的大船，两三个喽啰兵正欲攀上大船，戚祥此时距离孙阙海还有二三十步，突然纵身跃起，施展轻功，借着水面又是凌空一跃，横空甩出一剑！

剑气扫出，几个攀爬的喽啰受剑气所扰，脚下不稳，一个个下饺子般纷纷落入水中。

戚祥这时已临近大船，脚蹬船舷，借力一个翻身跳上孙阙海的小艇，落脚之时，挽了个剑花，只听霹雳啪啦，又把几个喽啰兵扫落海中，可怜这几个掉落海中的喽啰既攀不上大船，又上不了小船，在海里露着脑袋踩着水。

小艇上只剩下孙阙海和戚祥，孙阙海手持螭吻剑，向戚祥斜刺下来，戚祥嘿嘿一笑，用剑轻轻挑开，又往前一送，将孙阙海逼退回去。

孙阙海本也不弱，一套辟水掌练的炉火纯青，登峰造极，但是剑法的造诣却不及掌法，此次风鸣寺伏击廖进，夺得了这柄螭吻剑，却也似鸡肋，用着不便，但是又舍不得此剑的威名。

戚祥见逼退孙阙海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往前一步，右手持剑探出，一招蛟龙入海，劈向孙阙海，孙阙海虽招数上受到限制，随将内力运出，以剑为掌！勉强化开戚祥的进招。不料戚祥转手一个变招，回剑上挑，孙阙海不及躲闪，一个趔趄险些跌落海中。

“老贼！你也配用这螭吻剑！”

“今天本将军就教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螭吻剑！睁开狗眼给我看准了！”

一招“走水游龙”，紧接着又是一招“双龙戏珠”，孙阙海脚底不稳，仓

促还招，戚祥又是一招“游龙戏凤！”剑光飞舞，犹如水中的鱼儿戏水，其剑锋凌厉又似鲨鱼捕食！

戚祥连使三招，招招大声报出剑诀。

孙阙海前两招勉强躲过，第三招戚祥持剑攻孙阙海下盘，孙阙海后退一步避开，怎料此乃虚招，戚祥半路变招，持剑去斩孙阙海右手，孙阙海始料不及，护手心切，右手一松，戚祥借机用剑一挑，戚祥大喊一声

“拿来！”

一声喊罢，螭吻剑被戚祥一剑挑开，再看时已经交到戚祥左手。

孙阙海甚是恼怒，左右看看摊开的双掌，怒目横眉！运起周身真气，汇集到双掌定穴上，

“哼！黄毛小儿！”

一招“劈山倒海”凌空拍出。

戚祥双剑交叉抵挡掌风，即便如此，仍是被逼退几步，小船摇摇晃晃，此处已是船尾，右脚一个趔趄，跌落海中。

孙阙海顺势收掌，站在船头左手缕了缕胡须，面露微笑，甚是得意，寻思着驶船继续追赶戴正宏的大船，突感船下水面微震，孙阙海本能的感到水下有异样，未及反应，果然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小艇从中开裂，断为两截，突然水中“蹭”的飞出一人，水花四射，正是戚祥！

戚祥手中只剩下一柄剑，右手反手握剑柄，螭吻剑刃向前，水珠顺着剑身一滴一滴落下，蛟龙鳞般透着诱人的蓝光。

“哼哼，你可知螭吻剑为什么叫螭吻剑否？！”

廖家伏龙十剑，剑剑不同，别人只道螭吻剑锋利无比，削铁如泥，却不知此剑专为水战而铸，据说此剑是由长白山天池中的陨铁所铸，剑柄，护手均裹鲨鱼皮，寻常兵器入水施展都会受到阻力，技不如意，但螭吻剑入水则是如鱼得水，顺滑异常，配合螭吻剑法，更是如虎添翼，事半功倍，如此曰螭吻剑。

玄武岛岛主孙阙海虽然也善水性，却怎知其中奥妙？此时戚祥已得螭吻剑，却是如虎添翼，有如天助。

戚祥立在半截小船上，临近沉没之际，凌空一跃，剑尖在水中划个半圆，剑尖向前直抵孙阙海，孙阙海只能挥掌用掌力震开，但这时半截沉小船却再也撑不住健硕的孙阙海，孙阙海应声坠入水中。

孙阙海水性本也不差，虽然成名掌法名叫辟水掌，但真到了水中，纵有的天生神力，

再浑厚的内功修为，一掌出去，也只是一股股不痛不痒的波浪。而戚祥使起螭吻剑却是在水中来自如，得心应手。

而这时的戚祥更像是一条在水里复仇的鲨鱼一般，

“这一剑是替廖将军砍的！”

“这一剑是替廖将军夫人砍的！”

……

转眼间，孙阙海周围海水已染成红色，依然咬着牙硬挺着，戚祥在水中缓了一缓，

“这一剑就要你的狗命！”

戚祥深吸一口气箭一般冲向孙阙海！

“啪啪啪……”

几个硬物透过水面击中戚祥后背，戚祥突感一阵刺痛，不敢贸然行进，浮出水面透了一口气。

“阿弥陀佛，施主何必咄咄逼人呢，大家好说话，好说话！”

戚祥心里念叨，“这胖和尚哪里来的，恁着一脸奸笑，是来劝架的不成？”说话之际，孙阙海已被他的徒弟徒孙捞上另一条小船去。

戚祥正犹豫间，只见胖和尚，右手手持念珠，左手手腕上赫然是夔夔剑！

戚祥怎会不认得夔夔剑是伏龙十剑之一，圆眼一睁，怒气冲天，

“你奶奶的！你个秃驴哪配得上夔夔剑！”，用力踩水，突然腾空跃起，跃向空中，一剑劈向胖和尚。

风鸣寺一战后，廖进战死，沐苒殉情，伏龙十剑中，七星龙渊剑已经廖进交由道衍和尚，嘲风剑，睡毗剑被戴正宏，顾俊元带走，其他的伏龙剑皆被战后余生的众贼人们瓜分。

笑面罗刹面对迎面持剑劈来的戚祥，依然面带微笑，“善哉，善哉！”，螭吻剑“铛”的一声劈在了夔夔剑盾上，发出刺耳的声响。

却是道是，

九龙同根生，

伏龙震苍穹，

一朝夺龙首，

天下起纷争！

自南宋大侠廖震秋邀铸剑名士公孙炫一同铸出九剑，并七星龙渊剑合称伏龙十剑以来，伏龙十剑一直都是归廖家一人一主，历经数代，直至明初，廖进将伏龙十剑带出江湖，发扬光大，声震武林。可是谁又料到，短短数十年，伏龙十剑，剑刃相见，自相残杀。实是莫大的讽刺，不知大侠廖震秋倘有在天之灵，此时会有怎样的感受。只是这

伏龙十剑本是一家，一旦兵戈相见，这天下再无太平之日，江湖上又再掀起一场血雨腥风。

笑面罗刹夔夔剑格挡住戚祥的来袭，戚祥借势向后一跃，单足立在一块漂浮的半块甲板上，脚尖一沉一浮，若隐若现。

此时，十几步开外，一人踏着浪花而来，周身笼罩着一层剑光，银光闪闪，甚是耀眼，最后一跃跳上笑面罗刹的小船。

戚祥见状，心里暗道“好家伙，蒲劳剑也来了！”

“阿弥陀佛，镜花剑何兄你来的可有点晚了，呵呵，呵呵。”

“老和尚拖住戚祥，我去追廖家两个小崽子！”

起身施展轻功准备跳上附近一条空船，意欲去追赶戴正宏的船，戚祥凌空跳起，飞起就是一剑。

镜花剑何起珍，空中摆开蒲劳剑，耍起剑花，雪花般落在周身，硬是把戚祥逼退，但自己也退回到笑面罗刹的小船，戚祥趁势跳进旁边的空船。

眼看着戴正宏的大船越驶越远，只要风起，便再也追赶不及，

“阿弥陀佛，镜花剑何兄弟，玄武岛孙施主，你若还能动，咱们三个可得一块上了，风一起，咱们在追可就来不及了！”

戚祥一惊，心里叫苦，“他们三个若是一个个来，自己还能勉强对付，三个一起，若是掩护戴正宏他们顺利脱身，恐怕我这条老命也就搭进去了。”

何起珍，孙阙海，笑面罗刹，互一对视，遂即摆开阵势，正要动手，突然一片火光从码头方向迅速飘来，一片连着一片，像一条长长的火龙！

未完待续、下期同版

烟花飞如絮著

劍雨浮屠

